

迭更司選集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匹克威克外傳

駝駝書店發行

蔣天佐譯

迭更司選集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匹克威克外傳

迭更司著 蔣天佐譯

(1)

1947.2



匹克威克外傳

著者 迭更司

譯者 蔣天佐

出版者 駱駝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六五七號

◇ 有版權 ◇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初版（一五〇〇）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1

作者序

一個作者，他有滿肚子的話要在序文里說，並且希望所說的被人傾聽，這不妨比做一個人一把椅子要跨進戲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戲，先找個地方擦擦天。

可是，「序」雖則難得被讀，却不斷的被寫，無疑是爲了「後代」的好處；「後代」這位人物（他會立地變成巨富），是被贈予了如此之豐富却又如此之毫不相干的。那末，我也就在一般的紀念物之內加上我的遺產吧。

在原先的版本的「序」里，已經說過，「匹克威克外傳」●是企圖介紹一些趣人和趣事，並沒有計劃好什麼精巧的結構，甚至當時作者都沒有認爲可以這樣做，因爲這小說發表的時候是採取了那樣散漫的方式；「匹克威克社」這一機構，在小說的進展中發現它是難於處理的，所以就逐漸放棄了它。雖然如此，就某一點而言，經驗和研究後來教導了我一些事，所以或許我現在能够作這樣的願望吧：這些章回是被普遍的興趣這一更強的線索所貫串在一起的，並且，不管它們是怎樣的，它們却正是我所企圖的東西。

我看到不少的出版物說到這部書的來源：那些文章——在我看來，的話——具有十足的新奇的魔力，因爲這類故事的時時出現，我不妨推斷我的讀者們對於這個問題是有興趣的了，那末我就來說它一說。

我那時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在記事晨報上發表些小說（後來集成一個集子，分作兩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喬奇·克魯克香克 George Cruikshank 作的插畫，）其中有幾篇吸引了現在這書的發行者，就約我寫點什麼出一個「先令月刊」●——這種刊物那時候在我，並且我相信在任何別人也是一樣，覺得很陌生，我只模糊的記得有某些冗長不堪的小說是那種形式，它們常常由小販們帶到鄉村里各處販賣，並且我記得在我開始當「人生」的學徒之前曾經在其中

的某些書上灑過無數的眼淚。

我打開我在浮尼凡爾旅館的房間的門，接待了代表出版公司的經理；我以前或者以後都沒有見過他，但他却就是在兩三年之前向他買了我的第一本雜誌的人，而就在這雜誌上，我的最初的流露物——被我在一天黃昏的時候，懷着恐懼和顫慄，偷偷塞進弗利脫街的一條黑暗的街堂里的黑暗的郵局的黑暗的信箱去的——第一次被光榮的印了出來；在那可紀念的時際——我記得多麼清楚——我走過韋斯明斯脫堂，鑽進去就了半個鐘頭，因為我的眼睛由於快樂和驕傲的淚而模糊了，不能够在街上看，也不宜於在街上被看。我把這件偶合的事告訴了我的客人，我們兩人都說是吉兆；於是談到正事。

提供給我的意見是這樣的：這每月出版一冊的刊物在若干意味上是作為西摩先生（Mr. Seymour）作畫片的工具；他們還有一個想頭，我已經記不清楚究竟是那位可敬慕的幽默畫家的還是我的客人的了，說是有一個「寧洛社」，社員們出去打獵、釣魚等等，而由於缺乏熟練的技術，以致惹了許多麻煩，這是再好不過的材料。我在考慮之下，提出了異議；我雖則是出生在鄉村，並且在鄉村受了部分的教養，却不是怎樣的游獵家，除了各種的運動是會的那種想頭呢，也並不新鮮，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假使圖畫是從文字中間自然產生出來，那一定會更好得無限；而我呢，倒是歡喜照我自己的辦法，對於英國的景象和人物作更自由更廣泛的描寫，並且我恐怕我終於是一定要這樣做的，不管在開頭的時候給我自己定了什麼道路。我的意見被採納了，我就想到了匹克威克先生，於是寫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就根據校樣作了「匹克威克社」的畫面，和該社創辦人的快樂的肖像，從此以後一看見那畫像就知道是他，也可以說那畫像使他變成了現實的人。我把匹克威克先生和一個社聯繫起來，是因為原來的建議，文克爾先生尤其是為西摩先生而設的。我們開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頁，而是二十四頁，有四張畫片而不是兩張。在第二期還沒有出版的時候，西摩先生就突然的和悲哀的死了，這使得已經在稿牘中的一點得了迅速的決定，每期改成了三十二頁和兩幅插圖，這樣一直出到完結。我的朋友們對我說那是一種低賤的出版形式（原註，我要因此毀掉一切初升的希望），而我的朋友們所說的是如何正確，現在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原註）

這部書，照那時候小說的通常定價計算的話，要值到四鎊半的樣子。

鮑茲 (Boz) 是我在記事裏報用的筆名，也附列在這部書的每月分冊的封面上，並且以後還被保留了很久；它是一個被鍾愛的孩子，我的小弟弟的綽號，爲了紀念「威克非爾的牧師」，●我稱他爲毛息斯，談話的用鼻音來說，變成鮑息斯，再加上簡縮，就變成鮑茲。還在我做一個作者之前，鮑茲早已是我的一個很熟悉的成語，所以我就用了它。

關於匹克威克先生，有人說，他的性格隨着書頁的增加而有了決定的變化，他變得更好些，更懂事了。我並不認爲這個變化會使讀者覺得勉強或者不自然，假使他們想到，在現實生活里，一個有點什麼幻想傾向的人首先給我們的印象通常是他的特性和怪癖，祇有在我們和他比較熟悉了之後，我們才開始透過這些表面的迹象，瞭解他們更基本的部分。

爲了免得叫一些善意的人不能分辨（正如老死鬼●新近出版，有些人就不能瞭解）宗教和宗教的口頭禪，不能分辨虔誠和虔誠的偽裝，不能分辨對於經典上的偉大真理的謙卑的崇敬，和把它的字句而非精義狂妄而橫蠻的濫用於人生的最卑瑣不過的事故和最平凡不過的紛爭，使愚昧無知者爲之大惑不解，那末，我願他們知道，這里所諷刺的老是後者而決非前者。更進一步說，這里對後者的諷刺是把它作爲無論如何跟前者不相協調，不可能聯合一致的，而且是社會上所存在的最惡的、最有害的虛偽之一——不管它的總部是設在厄克塞脫大會堂 (Exeter Hall) 或者厄本尼俗小禮拜堂 (Ebenezer chapel) 或者是兼於兩處。對於這樣淺顯的題目可以說是無需多贅一詞的。但是，某種抗議却決不過時：我要抗議對於神聖的事物的那種粗俗的狎玩，掛在嘴上却懈怠在心里，或者抗議把基督教和某種人混爲一談，這種人是照斯威夫特●的話說，所懂得的宗教恰恰只够使他們互相恨，却不够使他們互相愛。

翻閱這些重版的篇章，來考察從它們最初被寫成到現在重印，我們周圍在幾乎不知不覺之中已經發生了怎樣重要的社會改革，我覺得奇異而有趣。辯護士的許可證問題以及陪審官們被微妙的造成的困惑，都還有待滅除；同時，指導國會選舉（尤其是州選舉）的方式的改善，也還是在可能範圍之內，但是，法律上的改良已經創斷了道孫和福格諸先生的爪子；在他們的書記們之中，爲了良好目的的自尊、相忍、教育和合作的精神，已經傳播起來了；離得遠遠的地方被連繫在一起，給「公衆」以即時的便利，而給使「公衆」獨受其害的那些卑微的妬嫉、盲目和偏見的大羣，以及時的毀滅；關於負責的監禁的法律已經改了；而弗利脫監獄是已經拆掉了！

回顧這樣短的一個時期有如此的成就，那末縱使誰也不知道吧，但却可能在這一個世紀之內發現，甚至市鎮和鄉村的行政官都被教育得知道每天跟「常識」和「正義」握手，甚至「可憐的法律」也會憐憫弱者、老者和不幸者；學校，在基督教的廣泛的原則之下，成為這文明國土全境的最美好的裝飾；「監獄之門」要在外面加上大門大鎖，正如在里面一樣端莊及康健所需的普通的財產之普遍的分散，既是窮人中間最窮的人的權利，也是富人的安全，和「國家」的安全之所必不可少；有少數微小的機關和團體——比圍繞着他們怒吼的偉大的人海里的水滴還小——不放縱「熱病」和「癆病」對上帝的創造物肆虐，或是爲了「死亡的舞蹈」永遠彈奏它們小小的四弦琴！

- 本書原名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應譯作「匹克威克社的遺稿」，簡稱 *The Pickwick Papers*，有人譯爲「匹克威克遺稿」，其實很不妥當，還不如林紓所稱的「匹克威克遊記」。現在姑爲本書定名「匹克威克外傳」。

- 先令月刊並非雜誌，而是把一部長篇小說每月出一分冊，這是一種通俗的出版方式，現不再被採用。

- 「威克菲爾的牧師」爲哥爾德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英國詩人、小說家及劇作家) 之名著，迭更司或很受其影響，該書敘普林羅斯 (*Primrose*) 家庭，最小一兄弟名毛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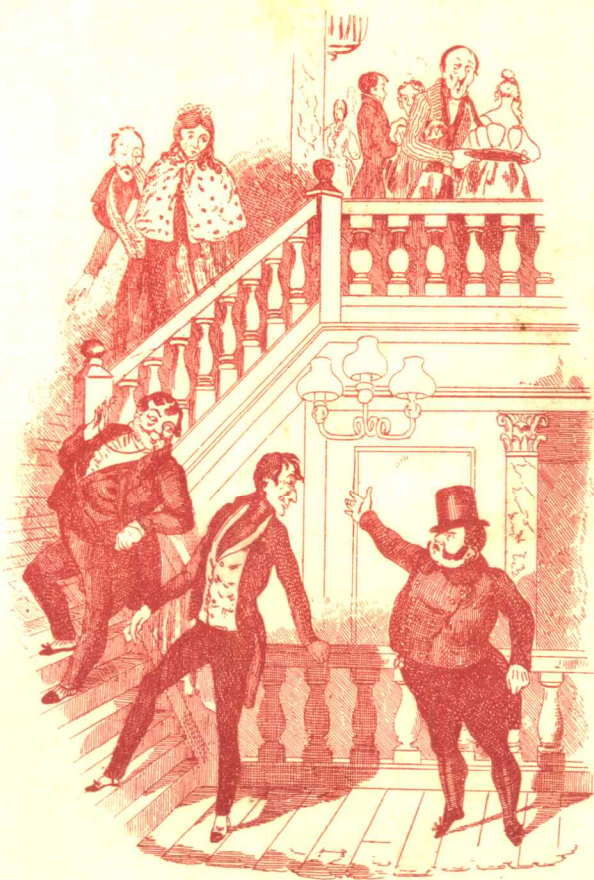
- 老死鬼 (*Old Mortality*) 英國大文學家 *S.W.Scott* 所作小說。

-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出生於愛爾蘭的英國偉大諷刺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格列佛遊記。













目次

上 冊

作者序		(一)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一)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結果		(五)
第三章 一位新相識。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一個討厭的打擾，和一場不愉快的遭遇		(三)
第四章 野外演習和露營——又是些新的朋友和一個下鄉的邀請		(四)
第五章 這章不長——除了別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寫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從事於趕車，文克爾先生如何騎馬；以及他們做得結果如何		(五)
第六章 舊派的一局牌——牧師的詩句——歸囚的故事		(六)
第七章 文克爾先生倒不是打鴿子打殺烏雅，却是打烏雅傷了鴿子；丁格來谷板球隊大戰『金瑪格爾頓』，而『金瑪格爾頓』大吃『丁格來谷』：附帶其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八)
第八章 真情實實的軌道不是鐵軌，這情形，這裏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九)

第九章	發現和追逐……………	(一九)
第十章	金格爾先生性格的剛正與否的一切疑問（假使有任何疑問的話），一掃而空……………	(二九)
第十一章	另外一個旅行和一個考古的發現。說到匹克威克先生決定去出席一個選舉大會；還包括老牧師的一部手稿……………	(三五)
第十二章	描寫匹克威克先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於他的一生是個新記元，對於這部歷史也是……………	(五一)
第十三章	關於伊頓斯威爾；關於那裏的政黨的情形；關於一個選舉——給這個古遠，忠誠，和愛國的市鎮選出一位參加國會的議員……………	(五六)
第十四章	包括對集合在孔雀飯店的一羣的簡單的描寫，和一個旅行商人講的故事……………	(七六)
第十五章	這裏有兩位出色人物的忠實的肖像畫；還有在他們府上舉行的「大早餐」的精確的描寫；這場早餐引出和一位舊相識的相遇，於是開始另外一章……………	(八三)
第十六章	一場內容豐富得非常簡單的描寫所能形容的奇遇……………	(九二)
第十七章	說明在某些情形之下害風濕病有激發創造才能的作用……………	(三六)
第十八章	簡單的說明兩點；——第一，希斯底里克的威力，第二環境的力量……………	(三六)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場……………	(四六)

第二十章

這裏可以看出這麼道孫和福格是辦事的人，他們的辦事員是無所事事的人；怎麼維勒先生和他的失散多時的父親有一場傷心的相見；還可以看出聚在「喜鵲和殘椿」的是何等高尚的精髓，及下面一章一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二六)

第二十一章

老頭兒搭上了他所偏愛的話題講了關於一個古怪的當事人的故事……

(二六)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碰到一件跟一位帶黃色捲髮紙的中年婦女有關的羅曼蒂克的奇遇……

(二五)

第二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在他本人和屈拉倫先生的酬答比賽中大顯身手……

(三一)

第二十四章

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起了妬忌心，中年婦女起了疑心，因此匹克威克派們落了法網……

(三〇)

第二十五章

在許多趣事之中，說明奴普金絲先生怎麼威嚴而大公無私。維勒先生怎麼打同假·屈拉倫的鍵子，像打來的時候一樣重。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讀下去自然分曉……

(三六)

第二十六章

這裏是巴德爾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進行情形的一斑……

(三七)

第二十七章

沙姆意爾·維勒到道金巡禮，看到他的繼母……

(三五)

第二十八章

與高采烈的聖誕節的一章，其中記述一個結婚和其他一些玩兒；這些雖則都是甚至像結婚一樣好的風俗，但在這種墮落的時代，却不能完完全全宗教味兒了……

(三七)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擴除疑雲、變幽昧爲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榮事業的早期歷史得以傳世，這第一線光輝，是檢閱匹克威克社的如下的會議錄所得來的；編者把這些文件呈奉於讀者之前，感到最高的榮幸，因為這是一個證明——證明了他鑽研這些交託給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時候所具的小心謹慎、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匹克威克社永任副社長約瑟夫·史密格斯老爺主席一致通過如下的決議。

「在會中宣讀了匹克威克社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提交的題爲「關於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測，以及鐵脫爾拜（一種蝙蝠）理論之意見」的意見書，大會覺得異常的滿意，並且無限的贊同，因此特向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報以最熱烈的謝意。

「因爲大會深知，這一著述，正如匹克威克社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在洪賽海該脫，布列克頓，以及坎波威爾各地之不懈的調查研究一樣，必然對於科學大有貢獻，所以他們當然而然的相信，假使伸展他的旅行的足跡，因而擴大了他的觀察的範圍，把這位學者的學說推行到更廣闊的領域，那是對於知識的提高和學術的傳播，必然而然有不可估量的利益的。

「大會根據上述意見，慎重的考慮了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和其他三位匹克威克社社員——他們的姓名下面就要提到——所提出的一個提案：組織一個新的部門，定名爲「匹克威克社通訊部」。